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三个火枪手

[法] 大仲马 / 著 李青崖 / 译



PENGUIN CLASSICS

企鹅经典

三个火枪手 (上)

[法] 大仲马 / 著 李青崖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个火枪手 / [法] 大仲马(Duman, A.) 著；

李青崖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3

(企鹅经典)

书名原文: The Three Musketeers

ISBN 978-7-5366-9144-5

I . 三… II . ①大… ②李… III . 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9942 号

三个火枪手

SANGE HUOQIANGSHOU

[法] 大仲马 著

李青崖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谢仲伟

封面设计: 余 静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中青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23.375 字数: 627千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英文版导读

尽管他写了八十部小说，五十多部剧本以及大量的其他作品，但大仲马始终是因《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而为世人所知。这两部作品都是作为报纸的系列小说而诞生的。1844年，一部被刊登在《世纪报》上，另一部被刊登在《真理报》上。

毫无疑问，在1844年，大仲马到达了名声最显赫的时期，他在那一年荣登巴黎文坛的无冕之王的宝座。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的人物形象在巴黎被追捧——不仅在巴黎，这种狂热遍及整个法国。人们排起长队只为等新一期的《真理报》，好读到最新一期《基督山伯爵》的连载。在各个省份，人群聚集在递送报纸的马车驿站翘首以待。在几个月内，《基督山伯爵》就被翻译成十数种语言。来自各个国家的游客挤满小说的发生地——马赛，急切地来参观小说主人公生活和活动的真实地点。到底是什么样的特质让这本书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首先应当归功于作者惊人的叙事能力——大仲马是个叙事大师；其次与作品的主题有关。这是一个适合于所有时代的主题，是19世纪版本的《一千零一夜》，是一次从苦难现实生活脱身而出的惊心动魄的逃离。富有魅力的主人公当太斯，战胜了不公正，凭借着无限的财富和权利掌握了命运，惩治了他的敌人并且奖励了他的朋友。他是一个偶像，激发了所有男人被压抑的渴望以及个人英雄主义的幻想。

而对于《三个火枪手》，我们主要关注它的哪些方面？如何才能解释它迅速并且持久地受到欢迎的原因？如何才能解释它在今天看来也如当时那样新鲜并且充满活力呢？A.克雷格·贝尔先生在大仲马的传记中写道：“《三个火枪手》首先是一部卓越

的冒险小说。它对通俗历史小说注入了新的注解，阐述了新的方法。斯科特的风格样式——对于细节的精益求精与陈旧古板的措辞都被弃置一旁。在这部小说里，背景和氛围不再只是被小心翼翼地结构于几个单调范围的章节里，人物也不只是在逆境中才能树立起来；与之相反，人物性格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而不断地被凸显出来的。大仲马的技巧非常娴熟，以至于连一些评论家也不能洞悉，声称小说没有背景。整部《三个火枪手》中的七个章节就是对这种评论的最好回击。”如同《基督山伯爵》一样，《三个火枪手》也因其具有推动力的叙述而受人敬佩。就像森茨伯里教授在他的《法国文学简史》里所说的那样：“……大仲马坚持宏大叙事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将事件和对话奇妙地加以混合，丝毫没有使读者感觉厌烦。这是他的写作独家秘籍，这种技巧自始至终都没有被其他人巧妙掌握。”

但是，既然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三个火枪手》，那就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它的缘起。尽管《基督山伯爵》已经几乎是一个传奇，然而大仲马创作的另一部精灵般的作品《三个火枪手》，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建基于真实的历史基础。大仲马曾约请一个叫奥古斯特·马盖的人来共同完成《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众多针对大仲马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都应当归咎于这种合作。有两个突出的例子可资说明：1845年，一个叫雅克的人出版了一本恶意中伤大仲马的宣传小册子。在众多的批评声中，他公然将《三个火枪手》的作者权归到马盖名下，声称《基督山伯爵》的作者是另一个类似的“助手”；1919年，古斯塔夫·西蒙在《亚历山大·仲马与奥古斯特·马盖第一次合作的始末》中试图证明是马盖写了《三个火枪手》，而大仲马只不过帮了些忙而已，并且暗示了他们的其他合作也都建立在相同的原则之上。这两个典型案例的结果是——前者纯属恶意中伤，最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了，小册子的作者被判关押十五天；后者却是诚恳的、作者深信的观点的产物。尽管西蒙的理论十分荒谬，但他却陈述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马盖这个自负的历史小说家，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对史实的追求者”。凭借着自己

的才能，他成了大仲马不可缺少的助手，尤其是在创作《三个火枪手》的过程中。

《三个火枪手》的缘起

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一束耀眼的光芒。他最先是在戏剧界小试牛刀。他的剧作受到法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公众，已经厌烦了日复一日无休无止地观看一流剧作家如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博马舍和伏尔泰的剧作，也讨厌那些沉闷的模仿者的努力，即所谓的同时代的“拟古经典”。他们意识到法国的戏剧界需要新鲜的血液来重新焕发生机。但是，大仲马的剧作没有像他的小说那样长盛不衰。直到1842年，在法国已经成名十三年，四十岁的大仲马才发现自己真正的职业是通俗历史小说作家。

他在这一领域第一次成功的尝试是《达芒塔尔骑士》。这部小说是对马盖那部涉及路易十五死后摄政时期的单卷中篇小说《老好人布瓦》的发展，准确的说是转变。大仲马的抱负被点燃了，他希望在通俗历史小说这一领域，自己对法国文学的贡献能够和司各特对英格兰文学的贡献比肩。于是他开始和他的合作者着手工作，研究路易十五时期的历史背景。在他们寻找和熟读关于那段时期的史实资料的过程中，大仲马和马盖无意中发现了《达尔大尼央回忆录》。作者盖亭·德·库尔蒂兹·德·桑德拉是17世纪晚期的一名历史小说家。在这本书中，他们发现了关于达尔大尼央事迹的概要、火枪手的名字以及开头部分中米莱狄的趣事。这本书的第一卷是《三个火枪手》灵感的主要来源。大仲马是一个聪明的精通文学的掠夺者，他狡猾地在他的著作序言里承认自己将这本书当成了小说前半部分的基础，但是，大仲马没有提及作者，并且假装深信这本书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更进一步，为了让读者和评论家们察觉不到线索，大仲马还从王室图书馆查阅到名为《拉费尔伯爵回忆录》的手稿。这篇手稿

的内容，涉及从路易十三统治末期到路易十四统治初期这期间法国发生的各式各样的事。当大仲马得知并没有评论家和文献学者能够得到这份手稿时，他就觉得大可以将它当做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于是宣称他为小说剩下的那一部分换了个新名字，通过政府的许可之后就着手印刷了。通过这种方式，以及凭借自己当时在法国文学界的声誉，大仲马希望这部完全新颖的作品，这部依靠自己独创性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作品，能够获得荣誉。但是，这次掩耳盗铃的行为造成了与大仲马原先的期望截然相反的效果。自从《三个火枪手》出版之后，评论家和文献学者就不断地寻找这部杰作的真正来源。他们的研究找出了许多蛛丝马迹，总的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1) 库尔蒂兹的《达尔大尼央回忆录》(上文已经提到)。这本书中包含了很多在《三个火枪手》的前半部分里发生的事情。达尔大尼央口袋里装着要交给忒莱韦勒的推荐信来到巴黎闯荡；在途中与罗什福尔的争吵；到达巴黎与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米斯的相遇；火枪手与护卫队、国王与红衣主教之间的敌对状态；达尔大尼央与漂亮女房东的初恋；四个法国人与四个英格兰人的决斗，后者中的一人还是米莱狄的小叔子；还有达尔大尼央与米莱狄的不道德行为。但是库尔蒂兹的叙述所记载的日期比大仲马的晚了十六年(关于达尔大尼央，大仲马的有更好的历史精确度)，米莱狄被塑造成英国女王亨丽埃塔·玛丽亚流亡的女侍从。

(2) 库尔的《罗什福尔伯爵回忆录》。大仲马部分地，仅仅是部分地得到了一个灵感，将打有烙印的女人借用到米莱狄身上。

(3) 拉波特与莫特维尔夫人的回忆录中叙述到白金汉公爵对安娜女王一片痴情。他们这样描述了第一个阴谋事件，白金汉公爵在亚眠的花园里试图用自己的手抓住女王，他太热情了，以至于女王被迫召唤她的随从。大仲马只是间接地利用了这段叙述来塑造白金汉公爵，在一次与女王充满热情的秘密会见中，他唤醒了女王对于他在亚眠的花园里大胆表白的记忆。大仲马

对莫特维尔夫人回忆录的一次有趣的借用，是关于白金汉公爵向女王解释他想要与法国开战的原因。莫特维尔夫人是这样分析公爵的动机的：“这个人（白金汉）之所以保留了那两颗珠宝，是打算不违背当时的和平条约规定而重返法国，按照他的意图来看，他能以一种胜利的姿态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他的声誉。”

但大仲马让白金汉这样陈述：“你想我为什么要远征雷岛？为什么要与拉罗舍勒的新教徒结成联盟？只是为了得到见你时的快乐！这场战争将会带来和平，而和平又需要一个谈判代表。我就将是那个代表。”作为奥地利安娜王后的亲信，拉波特在回忆录中还记述了他自己被缉捕关押到巴士底狱以及和红衣主教见面的事。大仲马把这些事情改编成了小说中最有趣的情节之一。拉波特的教女，成了牺牲品波那雪的妻子，也就是达尔大尼央的漂亮女房东。

(4) 拉·罗什福柯和德·布烈诺公爵的回忆录描述了白金汉公爵与女王的第二次秘密事件——钻石吊坠事件。安娜女王将路易十三之前给她的镶有十二颗钻石吊坠的项链当做爱情的信物赠给白金汉公爵。此时，红衣主教在英国的代理——邪恶的“米莱狄”又出现了，这一次，她以新的角色亮相，成功地偷走了两个吊坠。白金汉公爵因而发布了禁运令，封锁了所有停靠在英国港口的船只，并且得到了两颗同样的宝石然后及时送还给法国女王，挫败了红衣主教企图让女王在国王面前暴露真相的阴谋。在拉罗什福柯的回忆录中，红衣主教的代理人被称为卡莱尔伯爵夫人，在德·布烈诺的回忆录中则被称为克拉里克伯爵夫人（大仲马称之为克拉里克·德·温特夫人）。在大仲马的记录中，整个阴谋发生在市政长官们为国王和王后举办的舞会上，安娜女王佩戴着拥有所有十二颗钻石的项链出现在众人面前，挫败了红衣主教的阴谋。这多亏了达尔大尼央，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他及时地从英国把钻石带回来。实际上，对于这场市政长官们举办的盛况空前的舞会的描述，大仲马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德·布烈诺的回忆录，他几乎逐字抄录了德·布烈诺描写的整个段落。但是他以整合的观念巧妙地将那些文字镶嵌在了他

的小说中。尽管他借用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但是生动的叙述则全当归于他自己的良苦用心。

(5) 《牛眼看历史》的第一卷，这本由图沙尔·拉福斯于1829年出版的著作，广泛地收集了那个时代的回忆录，声称真实地呈现了路易十三统治时期宫廷内部的秘密事件及阴谋。但在这本书中，许多所谓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完全是按照作者的臆想发展的。主观意图十分明显，即尽可能地诽谤那一时期的崇高人格。然而，大仲马可能还是从中借用了某些东西，因为它详细地记录了白金汉公爵的事情以及钻石吊坠事件。原书中特别地强调了德·克拉里克小姐，她深深地迷恋着白金汉公爵，在和白金汉公爵一起出现在温莎的舞会上时，“带着锋利的剪刀”。在红衣主教的指使下，她剪掉了项链上的两颗钻石挂坠。图沙尔·拉福斯在书中暗示，米莱狄曾对公爵无条件地付出过热情。大仲马可能就是在这里得到了启发，让米莱狄在后来叱责公爵是个玩弄女色的骗子。

事实与虚构

考察完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的来源，现在，有意思的是如何确定在这部小说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历史事件，有多少是虚构的成分。1838年，在他给《索尔兹伯里伯爵夫妇》的序言中，大仲马第一次表达了他对于通俗历史小说的期望与构想的整体理念：“……直译历史总比虚构历史要好”，决不能伪造历史，不允许“任何的想象超越历史的局限，这些想象本身就是对罗曼史对历史最好的鼓吹者。”大仲马声称《索尔兹伯里伯爵夫妇》将成为法国文学界第一部连载小说的典范作品。但是在这些观点表达后与《三个火枪手》诞生前的这段时间内，大仲马早将这些原则抛诸脑后，它们并不符合他的创作实践。在塑造“米莱狄”这个角色时，大仲马伪造了许多事件，并且几乎使“想象的人物超越了历史的真实”。暂且不提“米莱狄”，那么这部小说

到底有多少是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历史呢？现代的研究在这一点上相当程度地启发了我们。

读过《三个火枪手》的人有许多，但是只有少数，甚至极少数人知道达尔大尼央是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1623年，他出生在法国南部的加斯科涅，后来成为国王的火枪手，为其服务。可能有很多读者很想知道为什么达尔大尼央的三个火枪手朋友有这么奇特的名字。“虚构的牧羊人的名字”是在小说里德·温特勋爵对他们的称谓。《世纪报》的编辑，事先购买了小说的连载权，他害怕“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宓斯”这样的名字会让读者们自然而然的联想到命运三女神。“除非你能提出取这三个名字的更好的理由，”他在写给大仲马的信中说道：“不然不能保证你的故事受到欢迎。”尽管大仲马声称他们都是虚构的名字，但是真实存在的这三个火枪手的姓名和虚构的十分相像。达尔大尼央也是如此。1646年出生在巴黎的克提兹很可能认识他，至少听说过他。因为当达尔大尼央去世的时候，克提兹已经有将近三十岁了。

一些《三个火枪手》的英国读者可能不知道，路易十三事实上是有一批人数在一百左右的火枪手护卫的。他们是在1622年由旧式的卡宾枪手组成的，成为新的国王护卫队，并且装备了新式的由燧石发火装置的先进步枪。他们是某种形式上的法国精英军官的训练学校。皮尔·丹尼尔在他的《法国军事史》中告诉我们，这支队伍的编制中设置一名队长，一名副队长，一名少尉以及两名军官。另外的队员都是平级。火枪手队几乎都是由年轻的贵族组成的，也有一些专业的士兵。但是如果有一些军队经历或者没有参加过任何战役，是没有任何人会接纳这样的队员的。经过一段时期的服役，每个人都受到火枪队的支持而被委任去管辖某些普通团队。在护卫队中可能被授予少尉的官职，也有可能是中尉，甚至上尉。在路易十三统治的和平时期，火枪手队的职责仅仅是在国王离开宫殿的时候进行形式上的护送，在所有的护卫中处于先头位置。几乎每个队员只要付钱给他们的房东，就可以在城中的任何地方安家。他们有的时

候还被当成骑兵或者步兵，在拉罗舍勒和马丁要塞的围攻中，发挥了缓解局势压力的作用。大仲马错误地认为他们并没有参加那次战役，当时他们仅仅是在国王身边发挥他们的保驾功能。在自己的冗长的写作中，丹尼尔也提到了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护卫集团，他们是一支敢死队。丹尼尔还描述了他们与火枪手队的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以及二者背后的靠山——主教与国王之间的权力对抗，而这，大仲马早在作品的一开始就已经明确指出。

德·忒莱韦勒也不是由大仲马捏造的，而是确有其人。他是火枪手队的第一任指挥官。1634年，国王路易十三任命他为火枪手队的主要副职。但是他直到1640年才开始真正的指挥。这一年，正如查尔斯·萨马兰在1912年出版的学术著作《达尔大尼央》中所说的那样，现实中的达尔大尼央离开家乡加斯科涅来到巴黎。忒莱韦勒也一样，但他并非大仲马所说的那样，是亨利四世战友的儿子，而是一个旧制的加斯科涅的小镇奥龙的商人让·杜·皮耶尔的儿子。让·杜·皮耶尔赚了一笔钱，自己买了一座庄园的所有权以及忒莱瓦维尔的名号，后来作为遗产传给儿子。1636年，年轻的忒莱瓦维尔（也可以说忒莱韦勒）已经声名显赫，并且宫廷内拥有和王室成员几乎相同的影响。正如大仲马所说，忒莱韦勒与黎塞留一直敌对，他参与了1642年森·玛尔斯刺杀红衣主教的事件。东窗事发之后，路易十三不得不把他逐出宫廷。

达尔大尼央，原名卡莱尔·德·巴赞·卡斯特摩，从他母亲的孟德斯鸠家族获得达尔大尼央先生的名号，以及在上比利牛斯的财产。萨马兰在《达尔大尼央》中完整地呈现了他的家谱和人生的故事，他从古老的加斯科涅档案室里挖掘出这些资料。他和忒莱韦勒一样，也来自于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在16世纪晚期买到财富和名号。不过并不像大仲马所说的那样，他是在1625年从加斯科涅去巴黎的，而是在1640年，他开始了卓著的职业生涯；但也并不是在路易十三和黎塞留的麾下，而是服务于路易十四和马萨林，并且在1667年成为国王的火枪队的副

队长（兼任皇家卫队队长）；后来被任命为里尔的地方长官，1673年，在马约斯特里克围城战中中弹身亡。

关于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宓斯，让·德·扬金在他1910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忒莱韦勒、达尔大尼央与三个火枪手》中已经指明他们的真实背景、姓名以及生活故事。这三个火枪手都来自加斯科涅地区。阿多斯的原型叫阿尔诺·德·希莱格，是法国奥龙河右岸的一个小村庄阿多斯的贵族。严格地说，他被称为阿多斯先生（因为他是这座村庄的权贵），所以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阿多斯。就像我们马上就要谈及的德比郡公爵，同样化名为德比郡。阿多斯是第一个投靠忒莱韦勒处的老乡。他的生平已经很少被人知晓，我们只知道他是国王的火枪手，1643年死于巴黎。A.雅在巴黎的圣绪尔比斯区的死亡登记簿上发现他的死亡证明，可以得知他死于一场决斗。大仲马声称“德·拉费尔伯爵”是他的真实姓名。有基于此，大仲马还将上述的故事写成了所谓的回忆录。这可真是这位小说家别具一格的独创。

波尔朵斯的真名是伊萨克·德·波尔多，他的家族可以追溯到1590年。正如上比利牛斯的档案室里记载的那样，这个时候，亨利四世下令纳瓦拉的财政部准许给一个叫亚伯拉罕·德·波尔多的人发放养老金。这个亚伯拉罕的孙子就是出生在波城的波尔朵斯，当1640年达尔大尼央来到巴黎的时候，他已经供职于艾萨特的国王皇家卫队。直到1642年，他的名字——伊萨克·德·波尔多始终存在于两个国王警卫队的人员名单上。所以直到1643年，他才被批准加入到火枪队。库尔蒂兹·德·桑德拉在《达尔大尼央回忆录》中，通过主人公达尔大尼央的叙述，得知波尔朵斯也像他一样有一个“年轻的、漂亮的、身材火辣的”情妇。而在大仲马的笔下，这位美艳情妇却被滑稽化，从而有了戈革纳尔夫人这个人物。关于伊萨克·德·波尔多，无论是编年史还是那段时期的档案，都没有更多的相关资料了。

阿拉宓斯的真名是亨利·达拉米兹，是达拉米兹村的贵族也

是天主教教徒^①，是贝恩的高贵的军人。达拉米兹村坐落于巴托斯的峡谷之间。和阿多斯一样，阿拉宓斯也来寻求忒莱韦勒的帮助，并且在1640年，和他的加斯科涅老乡一起加入了火枪手的行列。库尔蒂兹在他的文集中指出，忒莱韦勒召集这两个小伙子以及波尔朵斯来到巴黎，是因为他们武装起来的威力在省内已经小有名气。但是让·德·扬金始终认为，阿多斯和阿拉宓斯与火枪手队队长忒莱韦勒的关系肯定对两个人的前途起了相当的作用，尤其是阿拉宓斯顺利光明的事业绝对成为了所有穷困但富有进取心的加斯科涅青年努力的动机，他们同样来到巴黎寻找发迹的机会。据德·扬声称，长时期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对进一步的了解阿拉宓斯在火枪手队的生涯带来一丝亮光。我们仅知道他在法国军队度过了十五年光阴，上比利牛斯的档案室记录了在1650年，阿拉米斯与让娜·德·比尔·波纳斯结婚，但是他去世的日期却始终不详。

这样，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三个火枪手的真实姓名分别是阿尔诺·德·希莱克、伊萨克·德·波尔多和亨利·达拉米兹。读者可能想要知道为什么库尔蒂兹·德·桑德拉要将他们名字中的基督教徒意味剔除而改为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宓斯，为什么大仲马会依照这种改变。盖利在写给《达尔大尼央回忆录》的序言中谈及这个问题，但是仅仅只能解释库尔蒂兹这样做是“为了正确的拼字和发音”。至于大仲马，我们已经知道他声称这些人物都是用的虚构的名字，用以隐藏火枪手们的准确的军衔。

至此，我们可以得知，大仲马呈现给我们的人物，除了那些那个时期历史上著名的黎塞留、安娜女王、路易十三、白金汉公爵、忒莱韦勒、罗什福尔、拉波特、艾萨尔先生、塞吉耶、费尔顿，其他的几乎所有的这部小说里的主要人物，甚至许多配角，都是有据可循的。当然，大仲马根据自己的需要巧妙的处理了这些角色——给予他们生动的人生、为他们制造情势与对话、为他们改变故事发生地点和日期，从而使得他们成为构想

^① 是当地村庄缴纳什一税给他的贵族，同时他也给当地居民以资助。

中的戏剧角色。就像帕里格特在《法国著名作家》系列中观察到的一样。他对这位天才作家大加歌颂：“枯燥的历史课本是他想象的来源，让他的想象力同历史的轴线一起运作……《玛尔戈王后》、《蒙梭罗夫人》前面的部分以及《三个火枪手》，都是卓著的对历史生动演绎的著作。”按照安德烈·朗形象的说法：“在他能够开始演奏自己的歌曲前，大仲马需要一个音叉来探测调整；一旦掌握了音调，他将会有无穷无尽的创造。”而这所谓的音叉发出的音调正是由灰尘那样干燥的文集及史料所提供的，是通过大仲马的合作者奥古斯特·马盖坚持不懈的探索而实现的。

米莱狄

《三个火枪手》中的主要人物都有相应的历史依据，这样的论述是否能够理直气壮，要将米莱狄这个突出的实例考虑一下，尽管关于她，任何档案、回忆录甚至那个时期的野史都很少提及。大仲马从德·温特夫人，或者说克拉里克·德·温特夫人身上得到灵感的来源，他只是偶尔的提到她，但是在小说的第二卷^①，无论是在台前还是在幕后，她的作用地位都不可小觑。库尔蒂兹·德·桑德拉曾提到她——米莱狄，并认为她是英国女王亨丽埃塔·玛丽亚流亡的女侍从之一。当然也十分详细的讲述了大仲马所说的达尔大尼央对她的痴迷。达尔大尼央在化妆舞会上化身成德·瓦尔德伯爵，对米莱狄的女仆花言巧语，使其帮助自己成功地潜入米莱狄的房间，直到后来她才发现他的低下伎俩。但是自从那以后，库尔蒂兹就再也没有提到米莱狄。然后，就像上面说明过的那样，拉·罗什福柯和德·布烈诺伯爵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简要的提到了，一个是卡莱尔夫人，另一个是克拉里克夫人，和大仲马的小说中说的一样，她们都与白金汉公爵

^① 确实，有很多评论家认为，很大程度上她对于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她所扮演的邪恶角色起到了平衡的建设性作用。

的钻石吊坠失窃有关。图沙尔·拉福斯，尽管不是那个时代的回忆录作家，但却是19世纪早期对古老文献的痴迷者，也略要的提到了神秘的“克拉里克伯爵夫人”与这起事件有关。大仲马在塑造德·温特夫人的过程中，将他从库尔蒂兹书中得到的关于米莱狄所有的个人信息，拉·罗什福柯、德·布烈诺还有图沙尔·拉福斯关于神秘的红衣主教在英国的密探——德·克拉里、克拉里克或者卡莱尔伯爵夫人的资料结合起来。她在《三个火枪手》前半部分的表现是这种说法的最好说明。但是，大仲马用他的想象力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性格鲜明令人着迷的人物。在第二卷第五章之前，她作为一个纯粹虚构的人物，丝毫不受约束地隐匿在小说之外。而红衣主教派她去完成任务——勒索白金汉公爵使他放弃在拉罗舍勒的雨格诺教徒，同时暗示她如果白金汉公爵坚持去帮助他们，那么她就得实现“拯救法国的奇迹”——刺杀白金汉公爵。还有后来关于她的许多情节：被关押在城堡里，逐渐诱导费尔顿要其为自己完成刺杀白金汉公爵的任务，她之后又回到法国，并在贝蒂讷的修道院里短暂逗留，在那里她开始密谋对达尔大尼央的复仇。她对波那雪夫人投毒以及最后她被捕审判并且宁愿被几个令她胆战心惊的男人处死——四个火枪手以及他们的仆人、温特勋爵以及刽子手。这些都是大仲马虚构的十分令人震撼的情节。他的小说或者戏剧里，没有任何一个角色可以和米莱狄相匹敌^①。她被所有的男人描述成“吸血鬼”、“来自地狱的生灵”、“妖精”、“不是女人的女人”，她同时拥有“狮子般的勇气”和“猫一样的狡猾”，她可以对情人情话绵绵，也会因无法阻挡的愤怒而咆哮。她带着匕首随时准备扑上前去刺向男人，她也用渴望的表情、妖娆的声音和故意凌乱的头发来吸引男人。所有被她控制的男人，一开始她对他们着迷，后来就被蛊惑，直到最后，她鼓动他们去做恐怖的事情，那些事情真是不可思的出格。甚至连红衣主

^① 也许《泰尔斯之塔》中的玛格丽特除外。女王和她的两个姐妹勾引英俊的男人，一夜风流之后，就将其杀死，弃尸塞纳河中。

教都对她畏惧三分。因为在很年轻的时候犯下重罪，她的肩膀上烙有百合花烙印，发现这点的人都会十分震惊，但是这还远远不能说明她唆使为她着迷的男人做的那些坏事。只有她的丈夫（有过两个）和相好发现了她的“秘密”，正因如此，她发誓他们必须得死。红衣主教在全国都有密探，了解法国每个重要人物的每件事情，为什么会启用她作为自己秘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呢，难道他不在意她罪恶的前科吗？在故事的最后，达尔大尼央向他揭露了所有米莱狄的罪行，他宣布达尔大尼央一帮人很好地用正义与法律处决了米莱狄。可能在创造米莱狄的过程中，大仲马并没有更多的意图，烙在肩膀的百合花对于米莱狄是某种特殊形式上的身体畸形。直到17、18世纪，这种畸形还是被人们认为是罪恶的该惩罚的不愉快的可怕标志。但是这个百合花烙印带来的畸形仅仅是一个标志吗？

这个想法可以让我们推想，大仲马可能在谢维列·迪恩——路易十五派往俄国和英国的秘密特使的经历中，获得更多塑造米莱狄这个角色的启发。这个神秘的人开始化妆成女人以便成为俄国伊丽莎白女王的读经师，因此被判以后终身穿戴女人服饰。他在英国逗留的短暂停留内，他的敌人传播他实际上是双性人的流言，但是后来发现他其实是个完全的真正的男人。大仲马的图书室里有一本由F.盖尔拉德写的《谢维列·迪恩确切的回忆录》。F.盖尔拉德是大仲马早期的合作者，他把自己的事业献给“我亲爱的导师”。这本书的作者名录上也有他，“我是《泰斯尔之塔》（大仲马的戏剧，上面已经提到）的作者”，这是对迪恩猜想的一个有力支持。但是，这只是，也当然只是纯粹的臆想，不能证明什么也无法推翻什么。直到现在，大仲马是从哪里获得米莱狄这个角色的灵感始终是一个谜。和这部小说中其他拥有完全的可查证的原型的人物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米莱狄这个角色是由大仲马生花的妙笔描绘出来的。

洛德·桑德雷（Lord Sudley）
席媛媛译

序

将近一年以前，为了编写一部路易十四的历史，我曾经到王室图书馆搜求过资料，在无意中见到了一部名叫《达尔大尼央先生回忆录》的书；那是荷京阿姆斯特丹的红石书店排印的，当年法国大多数作家设若要暴露真相，而又不愿被人送进巴士底狱去住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总是在国外发行自己的著作。那部书的名字吸引了我，所以我得到馆长先生的许可后，带回家中饱览了一遍。

现在我并不想在这里分析这部奇书，而只想把它介绍给我的重视时代写照的读者们。他们一定能在书中找到好些出自名手的速写人像。这类人像虽然常常画在营房门上或者小酒店墙上，不过在那部奇书当中，读者还认得出不少和昂革底尔先生^①的历史著作中相似的人物：譬如路易十三^②、奥地利的安娜公主、黎塞留、马萨林^③和当时大多数廷臣的形象。

不过，正像人们知道的，能使诗人的变幻无常的头脑受到影响的东西，广大的读者不一定对它会产生印象。所以，我们如同旁人无疑会欣赏的那样，在欣赏我们提到的详情细节的时候，我们最注意的事情一定是以前谁也没有留心过的。

达尔大尼央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自己第一次去谒见御前火枪队队官忒来韦勒先生的时候，在前厅看见三个青年人，

① 昂革底尔是法国 18 世纪的历史学者。

② 路易十三是 17 世纪法国国王。

③ 安娜原是西班牙的公主，因其外祖父是奥地利皇帝，故亦称奥地利的公主。她和黎塞留的故事详见本书正文。马萨林是黎塞留的继任人。